

郭风著

龙园里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童年散文小丛书

眼里 龙园

郭风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童年散文小丛书

龙眼园里

郭 风 著

张纪平 张文晓 插图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(邮政编码: 200031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插页 4 字数 53,000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4151—9170 本

ISBN 7-5320-5296-6/G·5538 定价: (软精) 5.40 元

目 录

私塾.....	1
在小学校里	15
记书仓巷	31
梅花亭的回忆	45
窗·庭院和井.....	52
庭院·四婶妈和小巷.....	60
芳坚馆·禾四五和池.....	68
布袋戏	79
麦芽糖人	82
龙眼园里	85
钟楼·书	90
塔·草地.....	94
太阳	96
喜鹊	98
野鸽	100
我和祖母养的八哥	104

黑 鸪	106
田 鸡	110
狐 狸	112
睡 莲	114

私 塾

记不大清楚,是五岁或六岁时我被送入私塾就读。但可确定,当在先父、祖母相继故世以后的那一段时间内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时(二十年代初叶),故乡莆田的民间对于子女的就学问题有两种想法:一是送入私塾读书,念“孔子书”;一是送入学堂(即学校)读书,对私塾而言,这是念“新学”。而且,后来我还隐隐约约地感到,这中间实际潜伏着某些社会思潮,如果以比较简单的,或且说以大体的说法来表述,这便是民间似乎还有一种小小的暗流,有某些人似乎还暗中相信,帝制可能复辟、可能重新出现,虽然当时离民国成立已有十多年了。如此,有些人愿意送子女到私塾读书,念

子曰诗云,以期有朝一日可应科举之用。当然,在这中间,有些人家让子弟就读私塾,仅仅因为私塾入学方便,让子女略识若干“粗纸字”,以后去当什么伙计,或出外营生,能记账、写信,此外没有更具深意的设想。至于送子女上新式学堂的,往往家中较富有或且较开明,决不相信还会有什么皇帝再出现的历史笑话。至于我小时和几位堂兄弟同上私塾,后来我才知道,另有原因。原来我的一些堂叔伯认为,新式学堂的课本,内容太浅,所以设想先送子女到私塾里读点“经”书(即“四书五经”),才能从小知书识礼,才能打下做学问的基础;认为先在私塾读书几年,然后再送新式学堂读书,才是为学之道。我的母亲作为妇道人家,且处于家父故世不太久的新寡的哀痛之中,看着我的一位堂兄、一位堂姐(均与我同龄)都到私塾就读,便也下了决心,送我上私塾了。

私塾离故宅不太远,即在书仓巷土地庙附近;塾师姓苏,邻里人都呼他“三七生”。苏师就在他自己家的大厅堂里办了私塾。在正式入学之前几天,家中可能很忙;把书桌、小凳送到私塾里,又买上笔、砚、描红以及书本,等等。入学的那天,举行很隆重的拜师仪式。它使我感到新鲜、奇异而又

神秘，这情景至今还记得很清楚。记得那天上午，我和我同年的堂兄、堂姐都穿上新衣，背着书包，由常和苏师吟诗的四叔公带领，一同上私塾。还记得当时我们手中持着柏叶和松明，先向挂在私塾大厅壁上的文昌帝君（文星）和魁斗的画像行礼，随后又向苏师行礼。那是夏天，记得那天苏师穿着白色斜纹布对襟上衫，慈祥地从太师椅上立起，微躬着上身，向我们还礼，还念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古文，大约是一种勉励的话。随后，他便从我们的书包中取书籍和描红，在书面上代书了我们的姓名，就打发我们到自己的书桌前坐下。我已记不太清楚，是否当天授课，只记得看到苏师送走了四叔公以后，苏师把戒尺在桌上一碰，私塾里那些原来坐在自己书桌前观看我们行“拜师礼”的学生——我的同窗们，都高声诵读各自的“子曰诗云”来，我感到这个新环境陌生，使我胆怯。

我在私塾里最先读的一本书，是《孝经》。和别的同窗一样，每日一早，我站在苏师所坐的太师椅旁边，把书放在他的桌前。授课时，他先用硃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教，然后断句读。这样各三遍。每次授课不过一小段，然后回自己的书桌上朗读，直到能背诵而止。为此，我至今尚能背诵《孝经》

的一些片断，如《开宗明义章》：

仲尼居，曾子侍。子曰：“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汝知之乎？”曾子避席曰：“参不敏，何足以知之。”子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；复坐，吾语汝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……”

又如《三才章》，我也记得很清楚：

曾子曰：“甚哉孝之大也。子曰：‘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’……”

《孝经》以后，循序读《礼记》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随后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随后又读四书的朱子集注。对于这些“经书”，当时都要背诵的。坦率地说，我在私塾里就读多年，读的固然无一不是宣扬儒学教义的基本原理的经典古籍，而且有些片断至今尚能背诵，但由于当时年纪幼小，并不能了解这些经籍的深奥的含义。当然，我似乎也朦朦胧胧地能说诸如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之类的经文，领略某种教义。我的思想中，乃至日常行为中，多少存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，并在某些方面受其一定程度的约束和支配。但是，我要

说,在私塾里的若干年时间内,受到祖国语言文字的良好启蒙教育。

这种启蒙教育,现在看起来,最重要的是使我从小认识祖国语言文字的美丽;认识祖国语言文字的每一个单词,往往都有很大的容量;认识到它的节奏感和音乐性,等等。我的塾师在授课的时候,往往击节拊掌,自胸中自然流露一种激情,领着他的学生朗读课文。我很清楚地记得,正是从他授课的朗读中,我开始感到一种使我愉快和使我感动的力量,虽然当时我是一位幼童。

现在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想法:四书、五经之内内容的“深奥”,当然不可能为初入蒙馆的儿童所领会,但依靠其语言文字的美丽,而能使儿童喜欢朗诵,以至背诵下来,至老不忘。而聆听苏师授课的朗读,似乎更富有一种韵味。到了如今,我想起儿时摹仿塾师的腔调,诵读这类经文时,犹感兴味无穷。现在,我是这样想的,由于祖国语文的美丽,由于我国语言文字大师的驾驭语言文字之无与伦比的技巧,使我国的古代散文具有一种内在的旋律和节奏感,哪怕是具有深奥难懂的内容,也能令人(包括儿童在内)乐于诵读,乃至背诵下来。

至今,我还说不出所以然来,但我总隐隐感到

我的塾师苏三七生，似乎并不太执着、热衷《四书》呵，《五经》呵的经义。我感到他喜欢吟诗。每日，我往往是最早上学。只见苏师坐在八仙桌前的太师椅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吟诗。他吟诗时，尾韵拉得很长，当时我虽年小，却感到有些凄楚、有些悲凉，甚至有些悲愤。他念的、吟的是一些什么诗？有时，似乎在吟诵他自己的诗，有时则见他的桌上放着一册线装的古诗集。然而，当时我当然不知他读的是谁家的诗。说也有趣，至今想起苏师吟诗的事，有时会无端地忖度他念的可能是李商隐的诗，甚至以为他常吟的是：

.....

嫦娥应悔偷灵药，
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他似乎很喜欢我，有一天，他写了一张条子，叫我带回家去。这原来是他建议我的家中为我购买《千家诗》等书。这样，自那以后，我除读《四书》等外，他另外给我授诸如《千家诗》、《笠翁对韵》以及《幼学琼林》等。仿佛记得他曾经又谈过，学童单读四书五经，长大后耳目仍然闭塞，必须读古人

各家诗以及杂著，其后，耳乃聪目乃明。这等话，未必是我当时亲耳听他说的，大约是后未听他人传述的。

我记得有一年正值夏季，他授我王安石的《晚楼闲坐》：

四顾山光接水光，
凭栏十里菱荷香。
清风明月无人管，
并作南来一味凉。

只记得他捻着颌下的一撮山羊胡，教我吟哦；又似是对自己又似是对我说：“无拘无束，享此清凉，实人间之大快乐也！”停了一会儿，他似乎怕我不懂他的话，又笑笑地对我说：

“你到我的后院去看看，那里便有荷花！”

塾师的后院，就在让我们读书的大厅的后面，其实是一处较大的天井，靠墙处筑了花坛，种月桂等各色花木。中间放一个大陶罐，养金鱼和睡莲（也就是说，其实不是荷花），只见椭圆形绿叶浮在水面，叶间开着数朵白色的睡莲，有一种淡雅的美。那天我去看这些睡莲花时，记得还看见缸边

放着一只竹造的躺椅、一把大蒲扇。不知怎的，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，会有这样的联想：恐怕在夏天的夜晚，苏师常躺在这竹躺椅上，一边摇蒲扇，一边看天上的星月，口中吟哦着诗而自以为乐吧？

自 1924—1927 年间，即我六岁至九岁左右，我在苏师主持的私塾里就读。出出入入，我想在这里就读的同窗先后合计当在三十人以上。这些同窗，有五六位是我的堂兄弟、堂姐以及和我年纪相近的姑姑。其他都是同住在书仓巷邻里的子弟，其中年龄有的相差四五岁，我想，这也许是因为我的邻居有好几户是农户，他们送来就读的子弟的年龄都偏高。现在想来，在私塾就读时的同窗中，最使我倾慕的，至今使我怀念的还是几位从邻居农民家里送来的“小兄弟”。狗林哥哥（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他）当时可能已十一岁了，他家住在我们故宅大门对面照墙左边的一座破旧的平屋里。他并不一年到头上学，大约农忙时，他便在家看弟弟、烧饭、挑水；还忙着帮助大人把从田地收割回来的稻子（或是小麦，或是蚕豆、黄麻等），一捆捆地拆散开，排在空场上晒太阳；我记得他还会爬在高高的木梯上，帮家中人堆麦垛。这样，他当然不能一年到头上学；但他是巷内一群儿童的“孩

子头”。他有不少本领，譬如，他会爬到龙眼树上摘下树叶，教我们吹叶笛；麦收时，他又会拣一些麦秆，教我们吹麦笛。而他自己所吹的叶笛或麦笛，又最是动听：能吹得高，吹得低，能吹得急促或缓慢，会不断地变化节奏。这些，其他儿童包括我在内，都吹不来（我们只会吹出叶笛或麦笛的一种不变的长音）。不过，狗林哥哥最令我们倾慕的是他会演“指头戏”。当时，在私塾里，上午在九至十点之间，是我们拿出笔砚“描红”或照字帖练习写字的时间。这时，苏师往往外出去办点儿私事，譬如上街去买菜，或访友等。虽然时间总是很短，但这一会儿算是我们最愉快、欢乐的时候，因为狗林哥哥这时可为我们演“指头戏”了。

现在我想起来，他的“指头戏”可说是一种儿童自己的极有趣味的艺术创造。狗林哥哥带了一点儿不知从哪里搜集来的“颜料”（水彩画用的），还带来了几只火柴盒，上学时先放在抽屉内。待苏师外出，也即我们开始描红、写字时，他在自己的大拇指上用毛笔蘸上颜料，画出了诸如关公、张飞以及孙悟空、土地公公的脸谱，然后从放在抽屉内的火柴盒（他说这是“戏箱”）中取出戏衣、戏帽，在自己已经画上脸谱的手指戴上戏冠，在手掌上

穿了戏衣,便口中得锵、得锵地,又咚咚咚地模仿戏棚(台)上的开场锣鼓声,随即唱起兴化戏的曲调,摆弄着拇指和其他四只手指,真像戏棚(台)上的剧中人物出场演戏了。有一天,私塾里的学童们正围在狗林哥哥的桌前,观看他用手指在表演孙悟空翻筋斗的戏时,苏师不知什么时候已从外面回来,也暗自站在我们背后看狗林哥哥的表演。当他看到狗林哥哥用手指扮演的孙悟空在书桌上连翻几个筋斗时,不禁赞道:

“善哉! 善哉!”

我记得苏师当时还把狗林哥哥所糊的戏冠、戏衣一一取出看看。这些戏冠、戏衣是狗林哥哥从附近街上一家糊花灯的店里,向师傅要来“颜色纸”(即各种色彩的色纸)的碎片,然后自己剪裁和糊起来的。苏师边端详边称赞,口中不止地说:

“善哉! 善哉!”

在私塾时,还有阿文和阿荣,也是当时为我所倾慕的同窗同学。他们不过比我大一二岁,可都是那么聪明、伶俐。阿文、阿荣也都是住在我的故宅附近的农民的女儿。他们家里都养了几只羊,我记得他们有时也得帮家里人把羊放到附近的果园里去吃草,以致时或没有来私塾上学。但他们



